

现代军人系列专辑



守望昆仑

SHOU WANG KUN LUN · SHOU WANG KUN LUN

肖平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守望昆仑

肖平 /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昆仑/肖平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8

ISBN 7-5005-5241-6

I. 守... II. 肖...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8699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24 开 8.25 印张 179 000 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60 定价: 29.00 元

ISBN 7-5005-5241-6/I·0004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肖平，江苏省南京市人，1955年1月出生。1972年12月入伍。在戎30载春秋，主要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局任职，大校军衔。热爱军旅，钟情边关，崇尚军人，恪尽职守。视“登昆仑兮四望”为乐事，以讴歌铁马冰河为崇高。暮暑寒冬，足迹遍及高原雪域，边关海岛。写作了许多以边关军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军事节目研究会副会长。曾撰稿编辑了电视专题片《雄师镇南疆》、《大地不会倾斜》，电视系列片《写在南疆的诗行》。撰稿、编导的电视系列片《飘扬，共和国的旗帜》、《边关军魂》、《中国之路》，分获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优秀电视军事节目评比特等奖。《飘扬，共和国的旗帜》、《中国之路》还翻译成英、法、德、俄、意、日等国文字对外发行。为电影纪录片《世纪大阅兵》、电视纪录片《中国军队》担任撰稿。著有散文集《金陵好大雪》、报告文学《凝眸：1997》，分别在全国、全军性评奖中获奖。

序

范咏戈

读完肖平同志的散文集《守望昆仑》，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守望昆仑》里的篇什不是那类坐在屋子里裁云镂月、标花宠草的闲适文字。它是作者数年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著万言文”的心血结晶。当前文坛盛行“快餐文化”，散文亦不例外。“注水文字”时时都在贻害读者。肖平同志是个肯下拙功夫的人。几年前，他作为电视系列片《边关军魂》的总撰稿，有机会走访了祖国的东西南北边防，从漠河的北极村，到昔日南溪河战场，从有“冰山之父”之称的慕士塔格峰，到祖国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从莽莽昆仑到帕米尔高原，从乌苏里江到南沙群岛，说他的足迹踏遍祖国42000公里边海防线上每一座国门、每一个哨所，恐怕是不过分的。《边关军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我也正是从这部片子重新认识肖平的。同时感到，从“天山雪凝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

巍”，“交河城边鸟飞绝，轮台路上马蹄滑”的国门哨所归来，肖平同志便成了一个有特殊生活阅历的人。这种生活阅历的释放，肯定不是一部《边关军魂》尽能包容的。直到我读完这一本《守望昆仑》，才明白它的“含金量”很高，捧在手里自然是沉甸甸的。

肖平同志的散文继承了我国边塞散文的优良传统，充满着“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博大的军人情怀。它属于一种“大我”散文。读这样的散文，你仿佛触摸到作者一颗对边防战士理解、崇敬的滚烫的心。从作者告诉我们“狼滩”、“七四空投站”、“甜水井”、“将军崖”、“振泉湖”等每一个地名的来历，背后都镌刻着的一段戍边的英雄历史、埋藏着的一个感人泣下的故事，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边关情结”；从喀喇昆仑山上高原战士的墓茔，到雪冢里静静卧着的江南女子冯婷，又不免与作者对高原官兵的情有独钟产生共鸣；从痴情地恋上边防军官的女大学生，到远航的海军战士留给妻子的信中，似乎会对生活中的崇高有新的发现；从作者在广州看到人们对观赏人工造雪趋之若鹜进而怀恋起风雪之故乡帕米尔高原的战友，你会对“心之忧矣，视丹如绿”的兵的感情多了一层体味。跟随着作家的笔触，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作家心灵的跋涉和思想的攀登。作家笔触的可贵在于，通过对边塞艰苦生活的“体物入微”，深入到商品大潮与神圣职责撞击下的军人的内心世界去探幽掘微，从剖析军人作为生命个体所承受的种种社会压力及其对世界的感知中发现了崇高，展现了边防军人美好的人性和敢于在这个过分看重自我的时代里超越自我的力量。乃堆拉的连长王空军说得多好：“用尺子量钱的富商生活固然充满诱惑，可我对雪域高原的留恋却是尺子量不出的情结。”而作者在《守望昆仑》中所写的：“我身边的这些军人，日日与昆仑雪做伴，与

高原风相随，他们会站立成为雪峰，倒下成为江河，升起成为星座，飞翔成为雄鹰，奔跑成为骏马。”也正可以看作是礼赞边关军人的最真挚、最到位也最精美的一段文字。

军旅散文应当“拟容取心”，有血，有铁，追求充实之美。这些，在肖平同志的散文中已经有了较好的体现。然而，散文毕竟又是一种美文体裁。所谓“美文”，自然不是指文字华美、内容苍白的那种“美”，而是指完成从生活美到艺术美的过渡。《守望昆仑》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明显的。读罢集子中的篇什，可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美，一种艺术的美，这种美，叫做悲怆。从审美的角度看，悲怆属于崇高美。《守望昆仑》集中展示和挖掘边防官兵的悲怆美，是和作者选定的题材以及作者本人的气质密切相关的。在几近是无人区的高原上值勤，战士们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他们品尝着寂寞和孤独的滋味。但是，寂寞和孤独并非空虚的同义语。作者在寂寞中发现了过节般的热闹：在准备冬储的日子里，战士们会一口气把300多头膘肥体壮的羊放倒，抛进“天然冰箱”枯井中（《寂寞情怀》）；他们也会在零下50多度的北疆，种出一年四季都鲜绿的蔬菜（《北极光》）；谢关友烈士会在赴死的战场写下充满儿女情长的遗书（《难忘的遗言》）；双目失明的田中原和伤残截肢的苏扬帆会在漫天飞雪中结伴踏雪赏樱（《金陵好大雪》）……悲怆美从“孙子腩脚，兵法修列”，到贝多芬失聪后创作《英雄交响曲》，之所以感动人、震撼人，是因为它体现了对命运的反抗、对生命的超越和希望。这是一种“大美”。正如身处漠河的种菜战士宁广红所说：“没有希望的心田是寸草不生的荒地”，这种悲怆美的情怀，更多地为军人所有，也是军人情感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抓住了它，也就抓住了边塞散文美的精

义；把握这种美，战争题材文学才能熠熠生辉。

军旅散文是用文字裁剪出另一种人生。作家总是伴随着他的作品一起成长。我相信，肖平同志写过这本《守望昆仑》，也会从中重新发现一次自己。这种发现要而言之就是“性情中人写性情之文”。这个新的自己是一种喜悦，是一种收获，更是对自己今后的一种激励。我祝贺他的成就，分享他的喜悦，也想预支他今后更大的喜悦。

1997年6月5日

目 录

守望昆仑	1
雪域之魂	6
难忘冢陵	9
寂寞情怀	14
昆仑玉	18
金沟吾土布拉格	22
金秋桦林间的会晤	25
冰雪达坂上的国门	29
远山在落雪	33
将军府遐思	37
西域访古	41
高原的河	51
乃堆拉呵乃堆拉	55
喜马拉雅山地哨所纪事	60
雪线杜鹃红	64
年轻的永恒	72
雪封额尔古纳河	76

黑土地白桦林	79
乌苏观日出	85
漂浮的界碑	88
开江雪	92
北极光	98
神圣珍宝岛	102
哦，兴凯湖	106
防川之旅	110
樱花祭	115
金陵好大雪	119
红艳艳的攀枝花	123
西望渐沉的夕阳	127
难以忘却的遗言	131
老山三勇士	136
墓地上的婚礼	142
迟写的祭文	146
西南边境一瞥	151
进岛	159
她从蓝天飘落	163
南沙一片月	167
环岛游澳门	172
古榕作证	176
等待升旗	180
后记	185

守望昆仑

哨所就架设在冰封雪裹、寒风呼啸的山头上。登上瞭望台极目远眺，视野里尽皆莽莽苍苍、绵亘恒久的雪山峰岭。那总是望不尽的、泛着白光的山峦，就是雄奇而苍凉、巍峨而迢遥的喀喇昆仑山脉了。

亿万年前，喀喇昆仑还是一片蔚蓝色的海洋。后来，谁也说不清的那一刻，随着一阵阵雷鸣般的巨响，黑云像怪兽般地奔突，海水向四野退去。乱石穿空，地裂天崩，巨大的、灰褐色的年轻山脉从特提斯古海中缓缓崛起，凝固成连绵无际、岭接苍穹的刺天高峰！

酷寒的北风从长空飒然而至，绵长而徐缓，持续而不间断。自雪域高原横空出世以来，似乎这里便成了没有生命的土地，海底世界早年的动植物，如今成了镶嵌在裸露山岩上的化石，依稀可辨的有三叶虫、鹦鹉螺、海百合、霸王鱼等等。这些化石使我看到了生命的

终结。城市、乡村、街道、炊烟，在这里飘渺遥远如海市蜃楼。这里拥有的只是冷寂的漠风。呼啸的风声有如隆重的天籁之音。因为，这里已经是永冻层了，海拔 5380 米，年平均气温零摄氏度，空中的含氧量大大低于生存需要。

曾经被一个时代推崇为伟大探险家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曾踌躇满志地来到这里。他在遭到昆仑山的冰雪袭击后，搂着因缺氧而迅速膨胀的肺自信地宣称：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雪域高原是生命的禁区，人将永远无法定居生存。

喀喇昆仑因为拥有众多巍峨雪山而雄奇壮丽，雪域高原因为无边的冷寂、亘古的苍凉而成为一种博大的境界，并对勇敢者产生一种巨大的诱惑。50 年代初期，一支被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誉为“高原劲旅”的进疆先遣连，拉着骆驼，牵着马尾巴，越过雪线，登上了喀喇昆仑山。暴风雪、泥石流、塌方、雪崩和高原猝死，确实像五把钢刀，以猝不及防之势向他们袭来，把他们的生命凝固在进军途中。但一息尚存的军人们，不理睬喀喇昆仑的肆虐风雪，不理睬任何忠告和威胁，执拗地前进、前进，攀登、攀登！有趣的是，先遣连牵着骆驼攀上了一座无名的雪山，天已黑尽，雪峰像一柄锋利的剑，在夜色中闪着冷峻的寒光。他们在骆驼肚下睡了一夜。翌日晨起，抖落身上的积雪，举目四望。哟，山是冰砌就，地是雪铺成，峰傍一片云，款款入天际。不约脱口而出：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于是，这里有了一个美妙的名字：神仙湾。

哨所设在岑寂雪山之巅，宛如一条汪洋中飘零的船。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下没有一丝绿草。年轻的中国军人，却青春勃发地要在这里升起第一面红旗，燃起第一缕炊烟，目光严峻而悠远、深沉而长久地守望着莽莽昆仑。昆仑死神失意而绝望地容忍了中国军人在万古不化的积雪上，踩出了第一行人类的脚印。

我是在一个夕阳衔山的黄昏走进这座哨所的。失尽暖意的残阳把昆仑雪山抹成一片桔红，让我恍惚觉得，似乎正踏进一块浴血几度、战尘未消的古战场，踏进连天胡笳、悠悠羌管里。脸膛黑红、嘴唇乌紫的哨长，满面春风、热情洋溢地把我迎进哨所，道一声欢迎，旋即提起一把酒壶，坐在热水里。连声说，烫壶酒喝一口，暖暖身子驱驱寒。烫酒的功夫，我说着自己的感受。置身在喀喇昆仑

山上，感觉气温骤降，胸闷气喘，头重脚轻，走路打飘，像在月球上迈太空步。好在置身高原，相对高度未见其高，放眼四望，高地几乎一马平川，上山下山不陡不急。哨长沉稳地笑了：这正是喀喇昆仑的博大幽深之处。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风也不暴虐，只是慢条斯里地吹送，不经意地雪落雪冻，就会死人——因为缺氧和酷寒。最先倒在雪山哨所的是青年军官沈鹏生，他是病死的。起先仅仅是感冒发烧，很快就转成脑水肿，头胀痛不止，用背包带勒住脑袋也不管用。战友们把他埋在哨所后边的雪山上，用粗砺的石块为他垒筑起一座坟茔。后来，这座坟茔旁边又增加了陆光成、赵金宝的墓冠。在这里，死亡和生存相距很近，冰雪、严寒、缺氧、疾病，随时都会致人于死地，生命因此而变得脆弱，军人们也因此把死亡看得很淡漠。但他们却把职责、荣誉以及祖国的尊严看得很重。司机陆光成是为了把物资送往哨所而牺牲的。他患了感冒，咳嗽不止。连长让他不要出车，他想，就要到国庆节了，不能让哨所战友接不到节日物资。偏偏不巧，汽车抛锚在冰达坂上。他忍着严寒卧在冰达坂上修车。当汽车驰到哨所，他却因为疲劳和缺氧，诱发肺气肿，很快陷入了昏迷。战友们疯了一般地把他往医院送，可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天，他刚刚 19 岁，被掩埋在喀喇昆仑沉寂的雪山下。这一天，正是 10 月 1 日，共和国的山南海北，沉浸在花的海洋，歌的海洋，欢乐的海洋中。赵金宝是在除夕之夜，为了让战友多睡一会儿暖和觉，站完自己的一班岗后，又替战友再站一班岗。可他不幸冻僵在哨位上。连长查哨发现他时，他已不会讲话，可眼睛还圆睁着守望莽莽昆仑。他们死了，没有遗言，没有墓碑，只希望把生命融进这永恒的雪域高原，陪伴着战友继续守护昆仑群山。说话间，酒已烫热，浓烈的酒香随风荡漾开来，在哨所中弥散。我端起酒杯，把酒缓缓地洒在哨所旁冰冻的雪地上，默默地祈愿长眠在昆仑雪山上的英魂安息。

这些年来，我几乎走遍了 42000 公里边海防线上的每一座国门，每一个哨所。我始终在追寻、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边关多与荒凉而寒冷、寂寞而遥远相关连，而边关又以怎样的魅力，诱惑着、感召着、吸引着、凝聚着无数的戍边将士？在喀喇昆仑，我同样苦苦思索着，是什么力量使这些普通的军人，对喀喇昆仑如

此长久地投以高举远慕的向往和挚爱？哨长用沙哑的嗓音告诉我：是军人固边强国的天职。他们每天守望的，是寸草不生的雪域昆仑。站在高寒处，看苍凉落日，望星移斗转，观昆仑风雪，久了，可以进入一种高远的境界。哨长的脸上现出一种近似神秘的微笑，他说，举例说吧，在常人眼中，喀喇昆仑的冰峰看似凝固不动，可在戍边军人的眼里，那是最年轻活跃、最有生命的山脉，它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在常人眼中，喀喇昆仑寂寞荒凉，艰苦异常，而在戍边军人眼里，喀喇昆仑有一种高峻浩荡的壮美，那连天冰雪，暮云空碛，呼啸长风，都是独具特殊魅力的美。他们把守望昆仑，看作是一种荣誉，一种幸福，一种自豪。乐意把自己的理想、青春乃至生命留在这片苍茫高原，埋藏在雪山的晶莹中，高原的褶皱里。我确实没有听到一个哨所战士抱怨艰苦。艰苦这两个字在喀喇昆仑哨兵嘴里决不轻易吐出。问他们苦不苦，他们说习惯了就不苦，自己心中不认为艰苦也就自然不艰苦了。时下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似乎都可以轻言太苦了，可喀喇昆仑的军人在这种被人认为只要能吃饭、能训练、能生存，就是英雄好汉的地方，却不轻言艰苦。那显然是让自己的灵魂逾越了更为高峻的峰岭，走进了一个人生大境界。

在哨所的上方，有一座冰雪砌就的高墙，雪墙上刻着数百名曾在这里戍守过的老战士的姓名。那年冬季，十多名服役期满的戍边老兵，就要离开这片冰雪世界。都市喧闹的生活呼唤着他们，故乡泥土的芬芳诱惑着他们。可突然之间，他们与这片冷峻肃穆的雪山冰峰变得难舍难离。记不清是谁人提议，在这片终年积雪的山巅上，垒起一道雪墙，凿刻下自己的名字，陪伴后来的战士守望昆仑，守护这绵亘雪山冰峰。一年又一年，每一个离队的老战士都自觉延续着这个习惯，哨长已许多次地迎来戍边的新兵，送别离队的老兵，每次送老兵离队，他都有种难以言状的酸甜苦辣。有老兵问他：哨长，什么时候送自己下山呀？他说：我与雪山共白头啰！是的，他在喀喇昆仑的年头最长了。他的家在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妻子每次来信，都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向他讲述，谁家盖起了瓷砖镶面的别墅小楼，谁家购置了豪华的尼桑卧车……他懂妻子的意思，且不说家乡的繁荣富庶，就是江东平原那尽可以畅快呼吸的湿

润空气，对他就有莫大的诱惑。他不是没有理由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喀喇昆仑，离开这座土坯垒墙铁皮盖顶的哨所，他不是离不开这里连氧气也吃不饱的高原生活。他抛不下的是军人的天职。他恪信：在金钱的神通越来越大的时候，恰恰买不到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他不善豪言，也没有叹息，惟有的骄傲是：作为一名军人，持枪站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哨所，站在离蓝天、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那是一种幸运。

我和哨长并肩踱步在哨所外铺洒着薄雪的山道上，也许是冰峰雪岭环境的感悟，不善言辞的哨长深有感慨地对我说：有人说，雪域边关太荒凉。其实，谁不热爱生活，谁不珍惜生命，谁不向往舒适，谁不追寻美丽？只是，戍边军人有自己的理解和信念。天天守望昆仑的人，会真切地发现雪域昆仑的壮美，能真正体验到寂寞是美，孤独是美，悲怆是美的真谛！我面前的这位军人，刹那间变得像一位诗人、一位哲人。我历来相信，艰苦能够冶炼人、净化人。在喀喇昆仑这片高山之巅、蓝天之下的土地上，人的情感和灵魂一定会被陶冶得像雪山一样晶莹，像冰峰一般洁净。我身边的这些军人，日日与昆仑雪做伴，与高原风相随，他们会站立成为雪峰，倒下成为江河，升起成为星座，飞翔成为雄鹰，奔跑成为骏马。他们能化作强劲的风和自由的云，与高原融为一体，也能成为骄傲的喀喇昆仑群山中的一座座巍峨屹立的雪山冰峰！

1996年12月18日于曲靖

雪域之魂

雪野上最显眼的是这座看上去孤零零的坟茔。

我伫立在坟前，高原的风凄厉地在脚下打着旋，卷起雪沫和衰草刮向天边，雪野莽莽苍苍，冷寂悲凉。

我也弄不清楚自己是受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驱使，要驱车数百里，来这片雪域寻找这座坟茔，探访这个生未相逢却又并不陌生的灵魂。是祭奠？是景仰？是崇敬？抑或仅仅是为了好奇？

到南疆后，值得去看的地方很多。

那素有冰山之父称谓的慕士塔格峰奇景，那被誉为九姊妹雪像的贡格尔九别峰胜境，塔什库尔干丝绸古道上的石头城遗址，喀什噶尔河畔东汉时期的耿恭台戍楼……可是，我在疏勒城短暂停留后，就越过红其拉甫达坂，直上喀喇昆仑。

据说，三亿年前，喀喇昆仑曾是蔚蓝色的海洋。后来，古海中崛起了灰褐色的赤裸的山脊，海水流向浩宇，苍云跌落莽地，这里才渐渐地有了衰草寒烟，成为高海拔的雪域孤峁。地质学家称这里为“永冻层”，考古学家称这里是“万山之祖”，生物学家干脆把这里列为“人类生存禁区”。

令我惊异的是，在这片终年积雪的亘古莽原上，传扬着那么多令人闻之垂泪的故事。就在我到达边防二团的当晚，团长关于面前这座雪域之冢的讲述就令我彻夜难眠。

我现在知道，雪冢里静静地躺着一个远离故土的纤弱女子的灵魂。她叫冯婷。当我在团长那里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娉娉婷婷、婀娜多姿的江南女子的身影。冯婷确实长得很美，她留下的那张遗照上，剪着齐耳短发，一对弯弯的细眉下，双眸里漾着柔柔的笑意，让人看上一眼就难以淡忘。她生长在素以六朝粉黛著称的秦淮河畔，却在喀喇昆仑工作战斗了整整八年。如今，又长眠于此。

我一直以为，雪域高原是雄性的世界。这里触目皆是比戈壁更坚硬、比沙漠更无望的苍凉。这里有的是“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雄壮豪放。怎么也没想到，会有纤弱女性在这里搏风击雪，并且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胆魄。冯婷属于一支风雪高原医疗队，每年上哨所为战士体检巡诊。她第一次上哨所时，高山反应使她喘不过气来，战士们架着她进屋，给她输氧。事后她极不好意思地说：“真没想到，来治病的倒先被人抢救。”稍稍适应后，她爬起来挨个为战士们做体检，还为大家献上一曲《十五的月亮》。哨所战士以贵宾的礼遇接待了她。后来，尽管她每次上哨所仍有高山反应，但每次有任务，她都争着要来。医疗队上山的日子，成了哨所盛大的节日。

这是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冯婷护送一个患感冒的战士下山治疗。要知道，高寒氧缺的雪域，患上感冒，十个有九个会引起肺水肿，抢救不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偏偏救护车在雪地里迷失了方向，道路被大雪扰得辨不清了。冯婷安慰司机说，我下去探探路。

她推开车门，走进风雪茫茫的原野，再也没有回来。等到天明日出，战友们找到她时，她已经变成了一尊冰雪的雕像。